

下卷

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上

第一

行程遇猴行者處第二

僧行六人，當日起行。法師語曰：「今往西天，程途百

萬，各人謹慎。」小師應諾。行經一國已來，偶於一日

午時，見一白衣秀才從正東而來，便揖和尚：「萬福

！和尚今往何處？莫不是再往西天取經否？」法

經詩話上

一

書名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 民國十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；民國二十四年國難後再版本
撰者 宋 闕名 撰，黎烈文 標點
卷 卷下
內容分類 集-小說-章回小說-靈怪
索書號 雙紅堂-小說-2
編號 D867.25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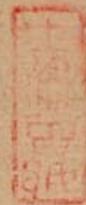
[彩色首頁1](#)

[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: D8672500](#)

[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屬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: 雙紅堂-小說-2](#)

[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 民國十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；民國二十四年國難後再版本](#)

[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](#)



壯大唐程途百萬窮天日，迎請玄微請法王。

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終

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下

入優鉢羅國處第十四

行次入到優鉢羅國，見藤蘿繞繞，花萼紛紛，萬里之間，都是花木。遂問猴行者曰：「此是何處？」答曰：「是優鉢羅國。滿國瑞氣，盡是優鉢羅樹菩提花。自生此樹，根葉自然，無春無夏，無秋無冬，花枝常旺，花色常香，亦無猛風，更無炎日，雪寒不到，不夜長春。」師曰：「是何无夜？」行者曰：「佛天无四季，紅日不沉西。」

孩童顏不老，人死也無悲。歷年千二百，領長一十圍。有人到此景，百世善緣歸。來時二十歲，歸時歲不知；祖宗數十代，眷屬不追隨。桑田變作海，山岳却成溪。佛天住一日，千日有誰知。我師詣竺國，前路只些兒。行者再吟詩曰：

優鉢羅天瑞氣全，誰知此景近西天。
殷勤到此求經教，竺國分明只在前。

入竺國度海之處第十五

法師行次，行者啓曰：「我師不知，來時爲昨日，今已過三年，此是西天竺國也；近雞足山」行之三日，見一座城門，門上牌額云：「竺國」。入見街市數臺，忽忽瑞氣；人民馬轎往來紛紛。只見香煙裊裊，花菓重重，百物皆新，世間罕有。次見一寺，寺號「福仙寺」。遂入寺中參見知客，——彼中僧行五千餘人，——次謁主事，又參廚頭。寺內香花搖曳，幡蓋紛紜，佛具齋全，七寶間雜。才撼金鈴一下，卽時齊饌而……

法師問行者曰：「此齋食，全不識此味。」行者曰：「此乃西天佛所供食，百味時新，凡俗之人，豈能識此？」僧行食了，四大豁然。至晚，寺主延請法師，敘問人情，茶湯周匝。遂問法師：「遠奔來此，有何所爲？」法師起曰：「奉唐帝詔勅，爲東土衆生，未有佛教，特奔是國，求請大乘。」時寺僧聞語，冷笑低頭道：「我福仙寺中，數千餘年，經歷萬代，佛法未聞。你道求請佛法，法在何處？佛在何方？你是癡人！」法師問曰：「此中旣無

佛法，因何有寺？有僧？」僧曰：「此中人周歲教經，法性自通，豈用尋語？」法師白曰：「此中仙景，最是聰明。佛教方所，望垂旨示！」答曰：「佛主雞足山中，此處望見。西上有一座名山，靈異光明，人所不至，鳥不能飛。」法師曰：「如何人不至？」答曰：「此去溪千里，過溪至山五百餘里；溪水番浪，波闌萬重。山頂一門，乃是佛居之所。——山下千餘里，方到石壁，始達此門。除是法師會飛，方能到彼。」法師見說，猶悶低頭。乃問

猴行者曰：「此去佛所，山崑萬里，水浪千里，作何計度？」行者曰：「待我來日別作一計。」至天曉，猴行者曰：「此中佛法，亦是自然。我師至誠，爐爇多香，地鋪坐具，面向西竺雞足山禱祝，求請法教。」師一依所言，虔心求請。福仙僧衆盡觀看。法師七人，焚香雞足山禱告，齊聲動哭。——此日感得唐朝皇帝，一國士民，咸思三藏，人人發哀。——天地陡黑，人面不分；一時之間，雷聲喊喊，萬道毫光，只見耳伴……聲

而響；良久，漸漸開光，只坐具上堆一藏經卷。一寺僧徒，盡皆合掌道：「此和尚果有德行！」三藏頂禮點檢經文五千四百八十卷，各各俱足；只无多心經本。法師收拾，七人扶持，牽馬負載，起程回歸，告辭竺國僧衆。合城盡皆送出，祝付法師回程百萬，經涉艱難，善爲攝養，保護玄文，回到唐朝，作大利益。相別之次，各各淚流。七人辭別發途，遂成詩曰：

百萬程途取得經，
七人扶助卽回程。

却應東土人多幸，唐朝明皇萬歲膺。
建造經函興寺院，塑成佛像七餘身。
深沙幽暗并神衆，乘此因緣出業津。
竺國西天都是佛，孩兒周歲便通經。
此回只少心經本，朝對龍顏別具呈。

轉至香林寺受心經本第十六

竺國回程，經十個月至盤律國，地名香林市內止宿。夜至三更，法師忽夢神人告云：「來日有人將心

經本相惠，助汝回朝。」良久敬覺，遂與猴行者曰：「適來得夢甚異常！」行者云：「依夢說看經。」一時間眼瞶耳熱，遙望正面，見祥雲靄靄，瑞氣盈盈；漸覩雲中有一僧人，年約十五，容貌端嚴，手執金銀杖，袖出多心經，謂法師曰：「授汝心經歸朝，切須護惜。此經上達天宮，下管地府，陰陽草測，慎勿輕傳，薄福衆生，故難承受。」法師頂禮白佛言：「只爲東土衆生，合幸緣滿，何以不傳？」佛在雲中再曰：「此經才開，毫光

閃爍，鬼哭神號，風波自息，日月不光，如何傳度？法師再謝：『銘感！銘感！佛再告言：』吾是定光佛，今來授汝心經。回到唐朝之時，委囑皇王，令天下急造寺院，廣度僧尼，興崇佛法。今乃四月，授汝心經。七月十五日，法師等七人，時至當返天堂。汝記此言，至十五日，早起浴身，告辭唐帝；午時採蓮舡至，亦有金蓮花坐，五色祥雲，十二人玉音童子，香花幡幢，七寶瓔珞，來時迎汝等七人歸天。天符有限，不得遲遲。汝且諦聽，深記心懷！法師七人泣泪拜訖。定光佛揭起雲頭，向西而去。僧行七人，牢記于心。舉具裝束，乃成詩曰：

竺國取經回東土，經今十月到香林。
三生功果當緣滿，密授真言各諦聽。
定光古佛雲中現，速令裝束忽回程。
謂言七月十五日，七人僧行返天庭。

到陝西王長者妻殺兒處第十七

回到河中府，有一長者姓王，平生好善，年三十一，先喪一妻，後又娶孟氏。前妻一子，名曰癡那；孟氏又生一子，名曰居那。長者一日思念考妣之恩，又憶前妻之分，廣修功果，以薦亡魂。又與孟氏商議：『我今欲往外國經商，汝且小心爲吾看望癡那。此子幼小失母，未有可知，千萬一同看惜。』遂將財帛分作二分，與你母子在家營謀生計；我將一分外國經商。回來之日，修崇無遮大會，廣布梁緣，薦拔

先亡，作大因果。祝付妻了，擇日而行。妻送出門，再三又祝看望癡那，无令疎失。去經半載，逢遇相知人回，附得家書一封，繫鼓一面，滑石花座，五色繡衣，怨般戲具。孟氏接得書物，拆開看讀，書上只云與癡那收取。再三說看管癡那，更不問着我居那一句！孟氏看書了，便生嗔恨，毀剝封題，打碎戲具；生心便更陷害癡那性命。一日，與女使春柳言說：『我今欲令癡那死却，汝有何計？』春柳答曰：『此是小

事。家中有一鈷鑊，可令癡那入內坐上，將三十斤鐵蓋蓋定，下面燒起猛火燒煮，豈愁不死？孟氏答曰：「甚好！」明日一依如此，令癡那入內坐，被佗蓋定，三日三夜，猛火煮燒。第四日扛開鐵蓋，見癡那從鈷鑊中起身唱喏。孟氏曰：「子何故在此？」癡那曰：「母安我此。一金變化蓮花坐，四伴是冷水池。此中坐臥，甚是安穩。」孟氏與春柳敬惶相謂曰：「急須作計殺却！恐長者回來，癡那報告。」春柳曰：「明日可藏鐵

甲於手，鎖癡那往後園計櫻桃，待佗開口，鐵甲鈎斷舌根，圖得長者歸來，不能說話。明日一依此計，領去園中，鈎斷舌根，血流滿地。次日起來，遂喚一聲癡那，又會言語。孟氏遂問曰：「子何故如此？」癡那曰：「夜半見有一人，稱是甘露王如來，手執藥器，來與我延接舌根。」春柳又謂孟氏曰：「外有一庫，可令他守庫，鎖閉庫中餓殺。」經一月日，孟氏開庫，見癡那起身唱喏。孟氏曰：「前日女使鎖庫，不知子在

此中。一月日間，那有飯食？癡那曰：「飢渴之時，自有鹿乳從空而來。」春柳曰：「相次前江水發，可令癡那登樓看水，推放萬丈江波之中；長者回來，只云他自撲向溪中浸死，方免我等之危。」孟氏見江水泛漲，一依所言，令癡那上樓望水，被春柳背後一推，癡那落水。孟氏一見，便云：「此回死了！」方始下樓，忽見門外有青衣走報——長者在路中早見人說癡那落水去了，行行啼哭；才入到門，舉身自

撲。遂乃至孝擇日解還無遮法會，廣設大齋。三藏法師從王舍城取經回次，僧行七人，皆赴長者齋筵。法師與猴行者全不喫食。長者問曰：「師等今日既到，何不喫齋？」法師曰：「今日中酒，心內只憶魚羹；其他皆不欲食。」長者聞言，无得功果，豈可不從？便令人尋買。法師曰：「小魚不喫；須要一百斤大魚，方可充食。」僕方尋到漁父舡家，果得買大魚一頭，約重百斤。當時扛回家內，啟白長者，魚已買回。長者

遂問法師作何修治？法師曰：「借刀，我自修事。」長者取刀度與法師。法師咨白齋衆長者：「今日設旡得大齋，緣此一頭大魚，作甚罪過？」長者曰：「有甚罪過？」法師曰：「此魚前日吞却長子癡那，見在肚中不死。」衆人聞語，起身圍定。被法師將刀一劈，魚分二段，癡那起來，依前言語。長者抱兒，敬喜倍常，合掌拜謝法師：「今日不得法師到此，父子旡相見面。」大衆歡喜。長者謝恩，乃成詩曰：

經商外國近三年，孟氏家中惡意偏。
遂把癡那推下水，大魚吞入腹中全。
却因今日齋中坐，和尚沉吟醉不鮮。
索討大魚親手煮，爺兒再覩信前緣。
法師曰：「此魚歸東土，置僧院，却造木魚，常住齋時，將槌打肚。」又成詩曰：

孟氏生心惡，推兒入水中。
只因旡會得，父子再相逢。

衆會共成詩曰：

法師今日好因緣，長者癡那再出天。

孟氏居那无兩樣，從今衣祿一般般。

法師七人，離大演之中，旬日到京。京東路遊變探聞法師取經回程，已次京界，上來奏聞迎接。明皇時當炎暑，遂排大駕，出百里之間，迎接法師七人。相見謝恩。明皇駕車與法師回朝。是時六月末旬也。日日朝中設齋，勅下諸州造寺，奉迎佛法。皇王

收得般若心經，如獲眼精，內外道場，香花迎請。又值七月七日，法師奏言：「臣忝陛下：臣在香林受心經時，空中有言，臣僧此月十五日午時爲時至，必當歸天。」唐帝聞奏，淚滴龍衣。天府有限，不可遲留。法師曰：「取經歷盡魔難，只爲東土衆生。所有深沙神，蒙佗恩力，且爲還。因寺中追救。」皇王白法師委付，可塑於七身佛前護殿。至七月十四日午時五刻，法師受職。皇帝宣謝：三年往西天取經一藏回

歸。法師三唐受經，封爲三藏法師。十五日午時五刻，天宮降下採蓮舡，定光佛在雲中正果。法師宣公不得遲遲，忽卒辭於皇帝。七人上舡，望正西乘空上仙去也。九龍興霧，十鳳來迎，千鶴萬祥，光明閃爍。皇帝別而報答，再欲大齋一筵，滿座散香，咸憶三藏。皇帝與太子諸官，遊四門哭泣，代代留名，乃成詩曰：

法師今日上天宮，足襯蓮花步步通，

滿國福田大利益，免教東土墮塵籠。

太宗後，猴行者爲銅筋鐵骨大聖。

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下終